

薛华著译集

Xue Hua Zhu Yi Ji

浪漫派

Die romantische Schule

[德] 海涅 / 著
薛华 /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薛华著译集
Xue Hua Zhu Yi Ji

浪漫派

Die romantische Schule

〔德〕海涅 / 著
薛华 /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浪漫派/ (德) 海涅著; 薛华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1
(薛华著译集)

ISBN 978 - 7 - 5093 - 1662 - 7

I. ①浪… II. ①海…②薛… III. ①浪漫主义
—文学流派—研究—德国 IV. ①I516.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5064 号

策划编辑: 周林刚

封面设计: 云羽

浪漫派

LANG MAN PAI

著者/〔德〕海涅

译者/薛华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640×960 毫米 16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12.75 字数/123 千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1662 - 7

定价: 26.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网址: <http://www.zgfz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 66033393

传真: 66031119

编辑部电话: 66067024

邮购部电话: 66033288

出版说明

一、《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ule*) 是海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薛华先生主要根据贺麟先生上世纪 70 年代初赠送给他的德国 **Hesse & Becker** 出版社 1925 年版译出,商务印书馆曾于 1980 年将其与海涅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合并,并附录海涅《论德国的书信》(梅溪译),以《论德国》为题出版。2003 年,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薛华先生的《浪漫派》译本纳入“袖珍经典”出版单行本,按薛华先生的建议补入了与该作品相关的图片,并对一些人名、论著名称等根据目前通用的译法作了调整。这个单行本仍然附录了海涅《论德国的书信》,但没有收录薛华先生为《浪漫派》所撰的译者序言。此次将《浪漫派》收入“薛华著译集”重新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重新收录了译者序言,订正了旧版中个别编校方面的讹误。

二、《浪漫派》论述的对象是德国文学史,属于文学评论的范畴,在文艺理论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它也是一部宗教、哲学和政治批判,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海涅肯定并批评了浪漫派文学在艺术上的成就与不足,同时也将浪漫派放置在一个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来加以考察,深刻揭示了浪漫派的整个精神结构,指出它本质上既无一种哲学,也无一种宗教;它所拥有的毋宁是它那个捉摸不定而实际空无一物的中心——自我。浪漫派作家们的种种表现,他们的莫测变化、前后不一等等,似乎都可以从这个空洞但敏感的自我出发予以解释。海涅的这一思想深具启发性,在

有关浪漫派的各种研究当中是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观点，并且对当代的思想争论仍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三、《浪漫派》本身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作为诗人的海涅和作为思想者的海涅在作品中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薛华先生的这个译本神形兼备，传达了海涅的文字与思想共同具有的力量和神采。我们感谢薛华先生同意我们重新出版他的译本，相信它将继续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引起研究者们更广泛深入的兴趣。同时，我们也感谢商务印书馆、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此前所做的工作，感谢高全喜教授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我们的帮助。

译者序言

(一)

《浪漫派》一书是海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是在歌德逝世后对德国文学发展的总结，也是给新的德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提出纲领。海涅的总结和他的纲领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前，却是最好的总结和最进步的纲领。这是一部充满战斗性的著作，它从政治、哲学、宗教、文艺，从世界观和历史发展，从时代到个人，从各个方面批判了德国反动的浪漫派，描绘了这个派别的没落过程，论证了这个腐朽派别灭亡的必然性，宣告了它的最终死亡。海涅这部批判分析德国反动浪漫派的战斗性著作当时发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战友们为之欢欣鼓舞，而他的敌人则惊恐万分，这本书德文第一版出版仅仅一个月，普鲁士政府就把它禁止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海涅这部著作以极高评价。马克思指出海涅这部著作用文学方式给反动的浪漫主义精神送了终。^① 马克思的评价提示了海涅这部著作的精神实质，给了它应有的地位，肯定了它的巨大意义。现在反动的浪漫精神在西方、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一些人当中，又有沉渣泛起，死灰复燃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海涅的这部著作就有它的现实意义。

海涅的《浪漫派》以1832年到1833年之交在巴黎写的一系列

^① 马克思：《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307页。

论文为基础而成,1833年3—5月,以《德国文学现状,继斯塔尔夫夫人之书论德国》为题,发表于法文《文学欧洲》杂志,同年4月和7月,以两卷本形式出了德文第一版,题为《论德国现代文学史》,其中海涅补入了《文学欧洲》删去的一些地方。1833年7月16日海涅在给卡—奥·瓦恩哈根·冯·恩塞的信里,就曾谈到要扩展这部著作,但在1835年才于汉堡一家书店出版新德文版,改题为《浪漫派》,德国书报检查机构曾对手稿大肆删砍,^①1861年海涅逝世后,出版诗人六卷本全集时,才把被删改的地方复原。海涅还把《浪漫派》与《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集在一起,以《论德国》为题,出了1835年和1855年两个法文版。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两部著作承担着同一任务,具有同一目的,都是向法国人民介绍德国的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使法国人民和德国人民互相了解,廓清法国反动文人散布的有关德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谬论,粉碎德法两国反动派制造和利用民族仇恨的阴谋。

《浪漫派》一书有四个部分。在第一篇内海涅精辟地总结了从中世纪到近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揭露了浪漫派在政治、文艺、哲学、宗教各个方面企图复辟中世纪的反动本质,阐明了它的没落过程,论述了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的贡献和“青年德意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提出了自己关于新文学的纲领。在第二篇内海涅批判分析了浪漫派的首领人物施莱格尔兄弟、蒂克、诺瓦里斯,精彩地批判分析了德国哲学,特别是谢林及其哲学。在第三篇内海涅批判分析了布伦坦诺等人,鲜明地论述了民间创作的意义。在附篇内海涅无情地嘲笑了法国人库欣对德国哲学的研究。

^① 《海涅全集》,十卷本,第八卷,第485页,517页。

(二)

恩格斯说：“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①海涅对法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早就向往巴黎了。1823年5月4日，他在一封信里就表示想去巴黎，说“今年秋天，我希望能到巴黎。我想在那里多呆几年，在那里的图书馆里勤奋地从事研究，附带为传播德国文学活动。德国文学现正在法国扎根。”^②但他的心愿未能实现，一个原因是生病，一个原因是缺钱。1831年4月，海涅又准备他的巴黎之行，动机是研究和实行圣西门主义：“我要打点我的行李箱到巴黎旅行，以便吸取新鲜空气，为我的新宗教的神圣感情，牺牲一切。”^③1831年5月海涅终于到达巴黎。“事物的威力啊！事物的威力！真正说来，并不是我把事物置于顶峰，而是事物把我置于顶峰。”^④海涅在巴黎使自己的思想达到了它的最高阶段。这时他对封建制度继续进行批判，对德国专制和分裂局面依然极端不满，对1789年来法国革命的热忱仍然旺盛不衰，对拿破仑的尊敬依旧存在，对欧洲封建君主复辟还是满腔怒火，对未来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信心百倍，为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他的思想产生和发展了新的因素，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看出了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这就使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前进了。梅林说，海涅一踏上法国土地，就以沸腾的热情，冲向社会主义，这是有根据的，《浪漫派》一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1页。

② 《海涅全集》，十卷本，第八卷，第81页。

③ 同上，第388页。

④ 同上，第389—390页。

就是海涅思想新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浪漫派》一书鲜明地表现了海涅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他在这本书中赞扬圣西门主义者，说他们有“使徒式的热忱”，^①认为圣西门主义者揭示了事物前进的规律，使人们关注人类的命运，把人们引向“最勇于牺牲的进取精神的世界观，”^②他把圣西门主义者列入欧洲心胸伟大的人物之列，说他们正在艰苦地从事发现新社会的更美好的基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观点，已成为诗人的伟大信念，他怀着欢快的心情说，“我们已经丈量了土地，衡量了自然力，计算了产业资料，并且——瞧，我们已经看清，地球是相当之大，他给每个人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在上面建造自己幸福的屋宇；如果我们大家都劳动，谁都不想依靠别人来过活，地球就能绰绰有余地养活我们所有的人”。^③

上述思想尽管并不系统，我们也不能据之说海涅是圣西门主义者，然而却不能认为是个别的，偶然的，对海涅的思想发展无足轻重的。事实上，海涅在巴黎写的许多著作和书信里都表明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信念。这种信念在他到巴黎的初十年内占有重要地位，是他世界观的一个新的泉源，他以虔诚的热情对待自己这种信念。他认真研究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参加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非法召开的会议，甚至打算写这方面的专著。

海涅思想的这种发展是欧洲阶级斗争发展的产物。在1834年5月为自己的《游记》法文版所写的序内，诗人谈到自己思想的进展，把1830年七月革命作为分界，说自己从七月革命以后“在进步的道路上已不断地走得更远”，他说：“我今天用贵族制一词不只是指世袭贵族，而是指那些靠牺牲人民为生的人，不管他们叫什么名称。‘人对人的剥削’这一漂亮的概括，如同其他一些好东西一样，我们应该归功于圣西门主义者，它使我们摆脱了所有反对出

① 本书第2页。

② 同上，第34—35页。

③ 同上，第127页。

身特权的赘辞。我们反教士等级的旧冲杀声也已为更好的口号所代替。”^① 这里诗人自己就意识到他的思想已经前进，他反对贵族制和僧侣主义的内容深化了，更广阔了，就是说，提到了反对人剥削人这个高度，扩展到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诗人曾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欢迎法国七月革命，但他很快就看出路易·菲力普王朝是大银行家和大交易所的工具，在法国，金融资产阶级像鲨鱼一样吞食一切，造成了时代新的斗争的契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欧洲范围内阶级斗争新形势的敏锐观察和不断思考，海涅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有深刻内容的。首先，他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不再限于反对封建地主阶级，而是也反对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革命包括全部社会意义，贵族和教会不是革命的唯一敌人。……我更加憎仇的是贵族资产阶级。”^② 第二，海涅对革命的理解大大加深了。在他看来，革命不是单纯政治革命，单纯涉及推翻哪些人，由哪些人来执政，推翻哪种政体，换上哪种政体，而是有更深刻的社会内容，是要解决人民的物质利益问题，如果把革命看作仅仅是政治变化，那只是肤浅地看到革命的“表面”，而不懂得革命的“更深刻的问题”。^③ 从上面可以看出，海涅从七月革命以后思想变化是多么之大，进步是多么突出。以《浪漫派》这部著作作为标志的海涅的世界观的进展，不只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对立，而且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在思想上有重大区别，因为当时那些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只是限于反封建，限于争取共和国，对于革命的更进一步的内容则毫无意识。海涅在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下迈出了这一步，同时也就给他迈出第二步打下了基础。我们看到，从《浪漫派》中所表达的思想再前进一步，海涅就敏锐地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可避免，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场地上将出现一个新的斗争者。他说：“这下我们将看到出现一个对抗者，他会是

① 《海涅全集》，十卷本，第三卷，第12，13页。

② 同上，第八卷，第374页。

③ 见海涅1833年7月10日给亨·劳伯的信。

与迄今现存事物对阵的所有对抗者中最可怕的对抗者。这一对抗者还保持着他可怕的隐名状态，像一个卑贱的篡位者一样，居住在官方社会底层，居住在那些坟穴，在那里于死亡和腐烂之下，新生活正在萌芽并将含苞待放。共产主义就是这一可畏的对抗者的神秘名字，这个敌对者将以其全部彻底性把无产者统治和今日资产者执政对立起来。这将是一场可怕的格斗。”^①

这样，随着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搏斗的认识，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统治必然出现的认识，海涅便开始看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缺陷。他批判他们沉缅于言词，而不去行动，说这些可敬的人只把社会问题当作问题，只有承继而来的思想，而没有可怕的必然性驱使他们去斗争，他们不是命中注定的奴隶，至高无上的世界意志不能通过他们实行自己的裁决。海涅以令人惊奇的眼界预言“或迟或早圣西门的四分五散的家族和傅立叶主义者的整个参谋部，将转到共产主义不断成长的军队去。”^② 海涅写这句话的时间是1843年6月15日，他的话历史很快地就证实了，从1844年到1848年，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诞生了，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变革，从此以后，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就过时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的那样，“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③

1842年11月7日，海涅给亨·劳伯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表明海涅对马克思的斗争早已密切关注，并且立意和马克思站在同一战线。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与《哈雷年鉴》及《莱茵报》和谐一致”。^④ 1843年10月马克思到达巴黎。12月，马克思和海涅认识，后来海涅也和恩格斯认识了。海涅和马克思、恩格斯认识，无论在

① 《海涅全集》，十卷本，第六卷，第431—432页。

② 《海涅全集》，十卷本，第六卷，第5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3页。

④ 《海涅全集》，十卷本，第九卷，第99页。

海涅思想上，还是在创作上都有重大意义。海涅参加了马克思编辑的《德法年鉴》的工作，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了海涅崭新的政治诗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采取马克思对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判断，写成《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恩格斯把它翻译成英文，供《新道德世界》周报发表。恩格斯兴奋地说，“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①

海涅和马克思、恩格斯直接交往时期，是他思想、创作、生活的鼎盛时期。他再也没有越过这一阶段，使他的基本立场和世界观从革命民主主义进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化到无产阶级立场，他未能克服自己的动摇性、混乱和矛盾。一方面，他仇视旧社会，痛斥那里人剥削人的现象，看透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愿它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他出自对德国封建民族主义者的仇恨，赞扬共产主义者，承认共产主义原则有不可辩驳的根据和优点，对他有强烈的魅力，看到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必胜。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没有接受无产阶级专政，而害怕无产阶级胜利，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对共产主义持有严重误解，惟恐无产阶级会毁灭过去美的艺术。^②

1856年2月17日，诗人与世长逝了。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可能纠正他的错误，向无产阶级立场转化了，他后来不在马克思、恩格斯身边，长期疾病——头痛、瘫痪和失明毁了他。同时，他是处于旧的资产阶级革命向新的资产阶级革命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代，他的世界观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

(三)

海涅在《浪漫派》一书内，揭露了德国反动浪漫主义者的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591页。

② 《海涅全集》，十卷本，第六卷，第247—248页。

辟派实质。他指出,“德国的浪漫派不是别的,而就是中世纪诗情的复活,如其在中世纪诗歌、造型作品和建筑物中,在艺术和生活中曾表现的那样。”^①这样,海涅就把德国以施莱格尔兄弟为代表的反动浪漫主义和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具有进步性的浪漫主义,从本质上区别开来。

为了批判德国浪漫派这股在政治上、艺术上复辟中世纪、反对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逆流,海涅在本书中揭露了浪漫派的哲学基础,更确切地说,他揭露了浪漫派没有什么坚实的哲学基础,他说“这种状况在施莱格尔先生们那里达到了十分不可救药的程度。”^②这个论断非常深刻,正中要害,简直入骨三分。浪漫派确是如此,这派宣扬的是最坏的哲学,黑格尔曾给以深刻批判。

在浪漫派的所谓哲学家中间,弗·施莱格尔要算一位佼佼者了。他在哲学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样,是个不讲原则,不顾信念的人,今天宣称信奉康德,明天又推崇费希特,后天又拜在谢林脚下,而大后天又跑到施莱尔马赫麾下。他的哲学生涯就是捧别人和骂别人的恶性循环。他的观点,除了摭拾别人的看法,加以改头换面外,真正属于他的那些观点就空无一物了,最后只好逃回极端信仰主义,宣称“唯心论总是要导向作为精神原则的接神学。”^③他认为最高的哲学要讲实在性,而实在性却是神性,哲学不能缺少天启,因此哲学就是接神学,教会唯灵论,天主教教义。

浪漫派的哲学有个“天才讽刺”学说,弗·施莱格尔不是它的发明者,他的创造性只在于把这种学说搬入文学领域,对讽刺有一特别荒谬的定义,他说,“讽刺是悖谬形式,悖谬就是一切同时是善和伟大的东西。”^④

浪漫派的天才讽刺说和主观唯心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主

① 本书第7页。

② 本书第18页。

③ 《哲学家辞典》,维尔纳·茨根夫斯编,1950年,柏林第二卷,第453页。

④ 见里查达·胡赫:《浪漫精神》,1931年莱比锡版,上部第281页。

观唯心论的变种。它认为自我是世界的本源，世界是自我的表现，自我的表现就是讽刺，是玩世，弄世，随心所欲地创造和消灭一切。弗·施莱格尔说，“……我们的哲学把无条件的我性纳入自身”，^①他还说，“一个真有教养和自由的人，须能按其所好在哲学上或语言学上，批判上或诗意上，历史上或修辞上，从古代或近代规定自己的情调，完全随意地规定，就像人们给一种乐器定调一样，随时和在随一程度上。”^②这并不是像有人说的，是在主张人的能力的多面性，恰恰相反，是在鼓吹主观随意性，因为他不承认人的情调、能力以社会实践为条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于是弗·施莱格尔和其他一些浪漫主义者一样，必然合乎逻辑地导致历史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才达到了这种玩世的才能，他们是天才，其他人是卑贱的，可以用玩弄的态度对待。弗·施莱格尔认为艺术家是有理想的人，他的创作不应为规律所碍，而由自己的随意性引导自己，以自己的天才超过普通人，这时神明就让他代言了；只有对非天才的人，劳作才是至高的。“人之为人，就在于必须使自己凌驾于人之上。”^③没有比这种论点更无耻、更露骨的了。浪漫派走上公然为封建君主效劳，为封建等级制和天主教阶制作辩护的堕落道路，不能不说和他们的“超人哲学”有着内在联系。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浪漫派是何等缺乏坚实的哲学基础，应该再举点例证。路·蒂克也算浪漫派的一个哲学家，他认为自然界不过是他的想象力呈现给他的图象，这位哲学家看不到真实世界的存在，在他眼里，只有他自己，“在一片空虚的不毛之地，我只是自己迎向自己”，他把自然界，把人，把世界只看作飘忽不定的影子的变幻，是“贫乏可笑的世界”；不仅如此，他觉得连他自己也是个影

① 《哲学家词典》，第二卷，第453页。

② 见里查达·胡赫：《浪漫精神》，上部第280—281页。

③ 里查达·胡赫：《浪漫精神》，上部第58页。

子，时隐时现，时生时逝，举止奇特，而且还“不知为什么”！^①于是，他就从唯我论跌进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潭，在那里绝望地进行挣扎。蒂克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浪漫派的精神，是狂妄、玩世和孤独、悲观的混合物。

诺瓦里斯在浪漫派中是一个被推崇备至的才子，他的短命的一生，没有写出什么成部头的哲学著作来，而只有一些残篇留下来。他的哲学也没有离开浪漫派的唯心主义哲学路线。在他的哲学论点中，有这样的论点：“我意欲怎样，就能怎样。在人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②他把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内一曲歌的意思改变成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谰语。他无视实践活动在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改造人类最主要就在于发展人的随意性的官能。他也讲过天才的讽刺或弄世，认为生活是天才的幻觉，像一场有趣的戏剧。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海涅的论断是正确的，他对浪漫派的所谓的哲学采取鄙视的态度，是完全正当的。当时不少人把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同浪漫派的哲学混淆起来，断言费希特和谢林哲学是浪漫派哲学的来源，后来也有人这样做，就是在今天也有人持这种主张。但是海涅反对这种看法，他说，“人们妄谈费希特唯心论和谢林自然哲学对浪漫派有多少多少影响，甚至把浪漫派说成完全是从这里产生的。但在我看来，这里最多只是费希特和谢林某些思想的影响，而决不是一种哲学的影响。”^③海涅的论断是有道理的，费希特和谢林同浪漫派一些人物有交往，浪漫派在形成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观点时，曾借助于他们两人的唯心主义，如费希特的自我设定非我，谢林的天才论，特别是谢林晚期的神学倾向，但费希特哲学和谢林早期哲学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而浪漫派哲学则是迎合封建制度复辟的需要。古典哲学和浪漫派哲学无论就其阶级实质，

① 均里见查达·胡赫：《浪漫精神》，上部第156页。

② 同上，第158页。

③ 本书第18页。

还是就其内容和作用，都不可同日而语。浪漫派哲学家尽可以抓住古典哲学家的许多真正的弱点，但他们在古典哲学家面前，不过是“一堆蠕虫”。^①

(四)

关于海涅的宗教观点，有各种说法，有人说他持自然神论，有的说他持泛神论，有的则说他持无神论。海涅的观点到底是哪一种，一时说不清楚，正如他的哲学观点应叫什么一样。一个无可争论的事实是，海涅一生都对宗教采取批判态度，特别是对那些蒙昧的、反动的宗教。海涅很早就信犹太教，批判基督教了，认为它们都给人类带来许多痛苦；1825年他入了福音教，这不过是挂名而已，目的是为糊口和得以深造。即使在临终之前，他也不是认真相信上苍。不管他在这方面真真假假、前后不一地讲了多少，我们可以说海涅是宗教的批判者，特别是天主教的批判者。

在《浪漫派》一书内，海涅首先以极大的力量批判了浪漫派复辟天主教的反动倾向。浪漫派的首领人物，最初本想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为时不久，他们就放弃了这种浪漫想头，从孟浪的幻想之海，驶入天主教的港口，倒向旧天主教一边去了，掀起一股改宗热。蒂克想入修道院，瓦肯罗得接受天主教，诺瓦里斯从天主教病态十足的圣母身上汲取乳汁，克林可夫斯特路姆、道迈尔也都改宗，而最彻底的要算弗·施莱格尔夫妇，不但自己改宗，而且让其子女也改宗。海涅怀着满腔怒火，痛斥了他们的行径，揭露他们和僧侣、容克的阴谋互相响应。海涅特别分析了浪漫主义者改宗的心理，指出他们中许多人并非真心改宗，而是另有用心。他说，“我认为弗·施莱格尔对待天主教是真诚的。我不信他的许多朋友都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弄清真相是非常困难的。宗教和伪善是双生

^① 本书第175页。

姐妹”。^①

浪漫派把宗教抬到了赫赫然的高度。奥·威·施莱格尔说，“宗教是人类存在的根本”；^② 弗·施莱格尔讲，“宗教不单是教养的一个部分，人性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是其余一切东西的中心，处处都是第一位的和最高的，是绝对原始的东西。”^③ 把宗教放在第一位，当作最高、最根本的东西，这是可耻的堕落，是大步倒退。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都限制和批判过宗教，许多人是无神论者。德国启蒙思想家也曾修正、限制和批判宗教。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康德把宗教放在实践理性之内，只承认理性范围内的宗教，而黑格尔就是在复辟时代，也还是把哲学置于宗教之上。因此，当海涅径直把浪漫主义者称为“天主教复辟主义者”时，^④ 那是非常贴切的。

浪漫派极力宣扬中古天主教禁欲主义，竟说“无限的观点已消灭有限；生活已成影子世界和黑夜，只有在彼岸才打开本质存在的永恒的白日。”^⑤ 正是这种鄙弃现世，鄙弃物质和感性的说教，使海涅极端反感，他给这种思想起了个名字，叫作“唯灵论”，他一生都痛恨、抨击和讥刺它，与之誓不两立，禁欲主义的信仰者在他看来，不过是“禁欲主义的淫荡之徒”，“神圣的淫乱者”。^⑥ 海涅仇视禁欲主义并不是煽动人们腐败堕落，穷奢极欲。他本人也没有浪漫主义者的道德污点。他的局限性在于他没有能科学地说明享乐正是封建生产的动机，而封建教会一再赞美的禁欲主义，不过是贵族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麻醉剂。即使如此，海涅反对封建教会一味抬高精神，肆意践踏物质，大力歌颂天堂福祉，取消人世快乐，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他反对精神篡夺物质的地位，主张恢复肉体活动

① 本书第58页。

② 《哲学家辞典》，第二卷，第449页。

③ 见里查达·胡赫：《浪漫精神》，上部第55页。

④ 本书第23—24页。

⑤ 奥·威·施莱格尔语，见《哲学家辞典》，第二卷，第450页。

⑥ 本书第135页。